

边走边看

有一年夏日去武汉,果如火炉所烤。站到武汉大学门前,央一个学生帮助拍照。此季花少,遐想盛时千余株樱花怒放,花开花落如云如雨。武汉市花并不是樱花,梅花才是武汉人的骄傲。因是假期,校园中学生并不多。走到学生宿舍区,停了步子。此处墙头覆着草绿色的琉璃瓦,就着台阶坐下,头顶上是高高密密的枝叶,校园中散发着独特的清芬与宁静,让人着迷、出神。

早上沿着正建地铁的张之洞路慢跑,迎面擦身而过的人,脸部仿若带着油光,余着梦的残痕。三镇鼎立的这座城市向来被称为重镇,张之洞以湖广总督的身份,在这里经营将近十八年,并以开放的眼光和宏阔的抱负,将武汉推向近代化风口浪尖。待武昌起义时,端方来了,慌乱无措。江水滔滔,时代发生巨变,每一个人都被裹挟其中。

江湖脸谱

记不清是哪一年了,付希全从岫岩来到树基沟上学,作为插班生,分到三哥那个班。三哥、邵守红、付希全,随之成为最要好的同学,说是铁三角也不为过。

时间久了,三哥和邵守红就管付希全叫全子。

那时他们上九年级吧?

起先,我和全子(我也这么叫了)并不是太熟悉,尽管他也常来我家玩,也在我家吃过饭,但一定没有邵守红那样让我感到无比亲近。我只知道,他的一个远房姐姐在我们学校当老师,他是奔姐姐来的,操着一口辽南口音,每句话的尾声都往上翘,可以的事情也不说“行”,而是“嗯哪”。有点垮。但付希全长得却是一表人才,浓眉大眼,憨厚朴实,我爸我妈很喜欢他。

我说过,我在初中时喜欢书画和文学,是受三哥的影响,也包括他的朋友比如邵守红。那是个讲究志趣相投的年代,道不同不相与谋。我家的相册中,至今还贴着一张三哥和邵守红、付希全的合影照片,他们每个人的左上兜里都别着一支钢笔,头发

浓密,照片上面的留白处斜着写了几个字:风华正茂!三哥说,全子也喜欢文学和书法呢,他的颜真卿多宝塔比我写得好多了。这,我相信。

但命运总是不

黄鹤楼下

张扬

千帆过尽,万般面目聚拢于九省通衢的这座大码头,武汉被视为左右逢源、亦南亦北。也有人说,武汉是个风云激荡、性格刚烈的城市。一个城市总有属于自身的独特气息,唯有身在其中、深入其中,才能体察入微。

次日早起,去往正在修缮的黄鹤楼。历史上这座名楼时建时毁,兴废达20余次。现有楼体重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,周围已是大厦耸起,庞杂建筑大煞风景与苍茫意境。

由黄鹤楼至户部巷。户部巷是条美食街,游客中年轻男女居多。熙攘的市井景象中,看不出此地与彼地的差别。重来武汉,吃到两种做法的武昌鱼,究竟区别如何,一时惘然。访问过一位安享乡间的徽厨大师,他言之凿凿地说,当年伟人吃的那盘鱼,出自

徽厨之手。若记忆无误,当时是从武汉大中华酒楼调厨师进行烹饪。

白云悠悠,黄鹤杳杳,人来人往,江城武汉有一种诗境的阔大高邈,也有尘世的琐碎与真切。卡尔维诺在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中写道:“城市是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,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,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、窗格的护栏、楼梯的扶手、避雷的天线和旗杆,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、锯锉、刻凿、猛击留下的痕迹。”武汉的脾性与



黄鹤楼

气息隐现在山水之间以及交错的街巷与新旧建筑之中。

付希全

程远

公。九年毕业,三哥、邵守红先后上矿参加工作,付希全因为是农村户口似乎只有回乡务农一条路。心有不甘,他去当了兵。

当我决意写这篇文字的时候,我翻出手头保存的四封付希全的信,两封是写给三哥的,两封是写给我的,分别于1984年3月5日、1984年4月1日、1985年2月8日、1990年12月8日。写给三哥的两封信之所以在我手里,估计是因为我曾经和三哥住一个宿舍,就随手留了下来。

付希全在3月5日的信中写道:

坐在南去的列车上,我拆开了你的信,句句贴心的话语真的把我带到了你的身边,句句衷心的祝福真使我不胜感激,我仿佛看到了你炽热的心。是的,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!

你说“面庞的消瘦,衣着的单薄,怎能将自己的微笑遮住。因为啊——生活不只是享受!”是啊,生活来源于奋斗,真正的生活,在于劳动者的耕耘,真正的幸福在于攀登者的努力,无限风光在险峰。而我呢?却只能望其兴叹了。你现在正在实现着自己的诺言,你在走一条荆棘的路,虽然说艰难,但你的信心是十足的,你一定会做出成绩的,因为希望总是属于那些不畏劳苦、勇于探索的人。

显然,这是全子在收到三哥的信后的回复。那时三哥工作好像不大满意,正在复习,准备考电大。4月1日的信,还有这样的段落:

你来信中说,让我给你的小说提意见,请原谅,实在是无可挑剔。因为你现在已真正地了解了生活。所以,在此方面你是颇有功夫的。特别是你的观察能力和敏感能力很强,俗话说: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,特别是在文明礼貌月中发表这样的小说,真是难能可贵的好教材。

寄信地址是吉林省长春市,彼时全子正在部队服役。信中说,他又回

到连队干老本行了,虽然没有什么造诣,但在他人眼里还是“略高一筹”,自己心里也满足了。那时,他在连队任宣传干事,可以说他和三哥都是在用自己的努力,或者说是文学对写作的热爱,试图和正在改变着自己的前途。

我忽然想起一件事,1982年暑假,我到鞍山市群众艺术馆学画,住在铁西区的姑姑家。一次我去铁西百货大楼文具柜台买画材,见一穿着军装的士兵正在挑选钢笔——怎么这么面熟!这不是全子吗?几乎同时,全子也认出了我。现在,我已记不清当时的具体情景了,彼此是否握手抱拳击胸拍背进而留下地址电话……对了,那时也没有个人电话,但肯定也没立马下楼在街边找个小饭馆吃喝一顿。只记得全子说他们正在附近修路(工程兵),休息时间就跑来看看钢笔什么的,我自然也是介绍了自己的情况,然后分手。

1983年,我离开树基沟小镇到一个更大的矿山念技校,1985年2月8日收到全子给我写的第一封信,两页白纸上竟然都是先用红笔画了横格,类似于宣纸的八行笺,字体也是刚柔相济的行书——这哪里是写信,分明是在创作一幅书法作品呀!两封信除了第一封有两字涂抹外,其他尽皆干净整洁,想来全子在写这两封信时,一定也是不止书写一次甚至打了草稿的吧!如此用心,让我感动。

这时全子已经复员转业,但仍然没有分配工作,几经周折,终于在北三家乡下寨子村小学当代课教师。我们虽然不是经常见面,但彼此已经很熟悉了,用他的话说是“真正相识”:

虽然我们真正相识确实晚了些,但我还是满足的,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——文学和书法,此乃天赐

良缘。我没有更高的奢望,只要我们在共同的爱好上一起切磋,一起进步,当哥哥的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同时,也希望你在今后能多提供一些让我练笔的机会,使自己能有所进步。

全子说的机会,是指他几次到矿上来办事,顺便会会我三哥、邵守红等同学,晚上,我就请他住在我的单身宿舍。我向他介绍了矿上喜欢文学和书画的朋友,推荐他的文学作品在《矿报》发表,书法作品在工会画廊展览,全子还给自己起了个笔名:溪泉。我们还试图找关系,帮助全子转为民办教师,但终因种种困难而未成。上述给我的两封信中,全子似也表露出些许无奈:生命对于我们来说,只是短短的几十年,特别是正值青春韶华,无疑是可贵的,但命运的安排只能使自己做八亿农民中的一员了。诸般皆是天造就,世上有谁能强求?更何况我这个心比天高的空想家了。

不久全子结婚,新娘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姑娘。我们逗他:一定是你们的村花吧!

全子憨厚地笑笑,用辽南口音回答着什么。

全子的婚礼是在树基沟办的,那时,全子的父母也早已搬到这里来生活了,他们家开了一间豆腐坊。全子嘱我写婚联,权当贺礼。词儿他也拟好了,用现在的话说充满速度与激情:

不愿做鸳鸯,卿卿我我嬉游浅水;
有心学海燕,风风雨雨比翼蓝天。

婚后,全子在下寨子村盖了新房,把家就安在了那里。非典那年,我和朋友骑自行车从沈阳到清原浑河源头,途经该村时我提议去看看全子。村人将我们引入一家院落,透过窗子,我看见全子媳妇——我应该叫嫂子,正和人聚精会神地打着麻将,就没进屋打扰。

村人说,付老师早就不在学校教书了,此时该在斗虎屯石灰厂装石灰吧。

